

B13735/07

刘 白 羽 著

火炬与太阳

火 炬 与 太 陽

刘 白 羽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 北 京

責任編輯 李芝民 封面設計 張守義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533 字數172,000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9 $\frac{15}{16}$ 插頁2

196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20000冊

定價(6) 4.80元

前 記

“火炬与太陽”里的三十篇文章，是从十六年來所寫的許多篇散文通訊中收集起來的。抗日戰爭中的作品，手边只留下“同志”和“記左权同志”二篇；解放戰爭中的十一篇，还大体上可以看出从松花江邊到長江進軍的一條綫索；由“莫斯科訪問記”中抽出三篇人物印象；第一次赴朝鮮前綫、第二次赴朝鮮前綫的記載在這兒共保存了八篇；“印度的欢呼与花环”是訪問印度归來唯一的一篇通訊，最后一部分是近年來寫的五篇政論文章。文章大体上是按着時間順序排列的。为了讀者的方便，特在这里作这样一点說明。

刘白羽

目 次

同志	(1)
記左权同志	(7)
英雄的四平街保衛战	(20)
人民与战争	(36)
爲祖國而战	(40)
战壕里的生活	(45)
曹緯傳	(72)
漂河口雜記	(89)
新社会的光芒	(97)
光明照耀着沈陽	(106)
記北京的胜利日	(115)
橫断中原	(125)
火炬映紅了長江	(142)
訪問爱倫堡	(147)
西蒙諾夫談“日日夜夜”	(156)

“真正的人”作者波列伏依(172)

在朝鮮的第一夜 (182)

热情的歌声沒有停止(192)

英雄城——平壤(203)

訪問勞動黨(213)

記李貞順(223)

像花一样年輕的生命(231)

板門店帳篷外的血迹(239)

我們在審判(245)

印度的欢呼与花环(256)

举國欢呼的时刻(269)

自由的呼声 (281)

兩種新紀錄(288)

寄給法國朋友的一封信(295)

火炬与太陽(305)

同 志

天是晴了。濁漳河暴漲的洪水，却並未因此落下去。波浪在陽光下一閃，便嘩的一聲拋擲過去了。特別是在山谷里，洪水發出嚇人的“轟隆——轟隆”的声响。半夜，我的隔壁，有着关于这水吼的對話。起先，是一个濃鼻音的老人在說：“……你听！蛟在叫呢，……”

“哪里有什么蛟，这不过是水在打絞，打旋，就响起來了！”

可是不拘怎样，那岩脚下吼叫的怪声响，还是引起我無限的悒郁。因为我給暴漲的洪水釘在这荒村里，已經三天了。恰在这时，我瞅見天上一顆星，像一只火枚插到烟灰里般，一下又給陰云遮蔽起來了。

“老年人說……是鳳凰下了蛋，打一次雷，下降三尺，降到山根，变成蛟，牠一翻身，就發了洪水，要不，哪来这么大水呢。你听听这声音，水，一时半会退不下去。”

“不，这是迷信。这完全是迷信，……”下面，这响亮的喉嚨也沒說出漲水的來由。

我却信任了那濃鼻音的人。水，一时半会退不下去。因为我确定他是年紀大的人，一定是这河岸上的老住户，他的經驗一定可靠。第二天天剛亮，一陣鳥声剛噪过去，窗戶紙上如同小刀一下划开一層粗皮，灰色的黎明晃了一下眼。我跑到隔壁去，一推門，还早眠在門板上的蒼蝇嗡的一声冲到我臉上，像落了陣把雨点。進去叫醒炕上的人，却只一个。他是那样愕然的，他的眼光是那样敌意的，……这眼光制止着我前進的脚步。这眼睛在我臉，身，各处打了几个盤旋，然后刀子样疼痛地戳在我臉上，如像一种压力，讓我的眼光只好被迫退下來。忽然，他用明朗而干燥的声音無意地扫了我一下：

“你來干什么？”

“我想找那个老庄稼人，問一問今天水可落得下去，可过得河。”

他一口回絕我，但也有点迟疑，而說出來的終是肯定的語气：“白想”！然后揮揮手，露出他心意的煩燥。

我的眼里到底露着怎样悬切的眼光啊！这使他很輕蔑地唾了口沫水，伸手去搔脚，我才發覺那是一只裹了厚厚白布脚。我看他已經感觉到我的注意。他有点惶恐。我急速地問他：“怎么，踩在犁刃上了？”

看，他多么曖昧地点了点头，又趕緊机警地扯开去：

“槍……這半天不言語了。……”

突然門外一陣氣喘聲，誰破門而入。是那濃鼻音的瘦小的老人，急急揮着手說：“躲一躲吧！從夏店來了敵軍，還有二十里！”

我站開一點，插手到口袋里去摸手槍。后有追兵，前有萬惡洪水，這怎麼辦？經過一陣急促地擺佈，老人示意只有我能幫助他攙扶他那病腳的兒子。對這種信任，我真是衷心感謝，便伸手向他脅下去攙扶他。他却懷疑似地退縮一下說：“你不要跟着我們白跑路吧。”我真想捶他一拳，但我正需要這庄稼人來掩護我自己，只好耐心扶他走，……那樣一溜一溜的，……路上絆腳的石子咕嚕咕嚕响着，——我覺得他，這年輕農民真是討厭，他總要擺脫我似的，彷彿現在我需要他們，他便故意和我作難了。有時，他把全身重量都傾注在那老人身上，讓老人像肩一口袋沉重的糧食一樣吃力，他自己還得重重地跳着那只獨腳。不知他為什麼對我那樣壞，那樣懷疑，這是一個農民和一個抗日軍人的關係嗎！我心里漸漸地也由懷疑變為憎恨，我動搖了，我想他也許是對於我不利的壞份子吧，敵人到了面前他也許會出賣我。這警覺的觸角的确抵痛了我，這樣，我幾次去觸摸我那光滑滑的手槍柄，準備他萬一危害我，我就使用槍膛里的第一顆子彈，——不過當遠處沉悶的雷一樣的砲声响一下，我從那青年的眼珠上便看出一種異常的表情，——

他仇恨、震怒，而不是普通農民的慌懼。我又覺得這是很熟悉的一種眼色。這時我們三個隨着犬牙般嵯峨的白堊岩降下一條深谷，到一個路口，往里去是深深的亂頭髮般的灌木林，前面是濁漳河發酵似的堆積白泡沫的河岸。我們三個歇息在一塊石頭上。那老人耽心地望着橫攔在他膝頭的傷腳，嘆息地摸着什麼，一面閃着淚水婆娑的小眼說：“這樣三天兩頭躲來躲去，你的腳幾時好呢？”一面把一個小白紙包遞給年輕人。誰知道這護士一樣的慰勸反而引起這傷者的暴怒，冷冷地把藥合在兩手心上，警惕地看了我一眼。

我摘下帽子，揩了把汗，預備離開他們。我問：“你們知道×支隊往哪個方向去了？”

他揩着汗，任何反應都沒有。那老人答復我：“五天前渡河的。”

一陣風搜索似的掀着我的頭髮，突然，我藏在帽簷里的一只布片嘩的一旋，落在年輕人那只好腳的跟前。

我急忙伸出一只手去撿，一只手去抓槍，一仰頭，彷彿望見山岩上垂着的一朵野花，他從早晨時時刻刻對我很兇狠的樣子，倏的，給那甜蜜蜜的微笑遮着了。這樣，他和藹地把那只大手抓着我：“你是同志……你是同志……”這時我羞澀地把槍送回，將那寫着“八路”的臂章舒展的鋪在石頭上，兩手不自然地勻着它。我們兩人互相看着，笑了出來。

老人說：“好！你們都是一家人……”

原來我趕大隊上不上，換了便衣躲避到這荒村里來，最怕有壞分子去報告，因為背後敵軍正在追蹤我們，便將臂章摘下來藏起了。

“我也是×支隊的。”那响亮的聲音如同吹響的銀笛。

“你？……”我一下蹦起來，彷彿一個正欲墜下深阱，却給上頭一只手拉着了。我在这瞬間一下獲得了最需要的最崇高的熱情。

“是啊！你不信！我是七連的通訊兵。夏店火線上掛了花，那天，大隊過河，把我託給這個老鄉！”

我一扭身，激動得眼窩酸了一下，把脖頸伸到老人面前：“他不是你的兒子？……”

老人伸手抓了几下鬍鬚搖搖頭，莫名其妙地指着擱在膝上的腳說：“上藥吧！”

“哈——我來！”那個同志自己一面彎過身來解着白布帶。忽然，我對他的反感一點沒有了，還想為他做點什麼才好。他却一面咬着牙忍耐疼痛，好笑似的說：“……我先前總以為你不是個好傢伙，我怕你跟來……萬一你發現我，你會懷疑的，是吧，那我和這老鄉的性命……”

“我也是這樣推測你。”我在伸手替他往布上敷藥。

一陣香的气息从泥土里吹过来，一簇簇星似的黄花在那兒綻了嘴。他舒適地倒在老人的怀里。老人眯了眼睛望着醬油色的水浪悠悠說：“你們知道嗎？……我的兒子，也在隊伍里，說当号兵，你們知道嗎？……”

記左 权 同 志

当我们現在用親密的声音招呼着他的时候，他是再也听不見了。在那一刻之前，他的热血在沸騰，立在民族的階級的前衛上战斗着；在那一刻之后，他却永远地离开了我們。我們可以回憶他的声音，笑貌，我們可以召喚他的名子，可是我們却永远不能再握他的手，和他一道战斗了。許多天之前，左权同志牺牲的消息，就悄悄地傳给了我，在十五日的“解放日报”上终于得到了証实。在这以前，我是如何不能相信这件事；我想不到这結实的，被我敬爱的，活生生的一个人，就会如此突然从地面上消失，並且是給敌人这样殘酷戕害了的，給敌人砲彈炸死了，他把最后一滴血为了民族、階級而流尽了，这是多么悲壯的結局啊。今天上午，和一位曾經在他直接領導下工作过的同志談着，他說：“在战斗中，几次，領導的同志牺牲了，只这次我流了眼淚，……”这是最深的階級的情感，而現在，这夜深的时候，又怎能控制我的情感。

虽然，在此刻回想他，对于我是困难的，但为了寫下我永恒的紀念，我不能不仔細地想他。

記得是一九三九年春天，我認識了左权同志。他是一个十分有軍人風度的人，在他黢黑的臉上有兩顆銳利的眼睛。他很沉默，他沉默地閉着嘴是他那坚定性格的特征。他身体是結实的，战争以及一切繁忙，彷彿是絲毫不能动摇他、影响他的。不管在那里，他的腰永远挺得直直的。走起路來，迈着軍人風的沉着、嚴正的步伐。講話時，用沉着而果敢的音調。

那時，我們所在的晉東南，不是像今日这样殘酷的戰鬥的地方。对于他所住的總司令部，我曾在“朱德將軍傳”初稿里加以記敘，現在先抄一段下來：

“……三九年，五月，……是平靜的。在這兩條山脈中間，展開着一片盆地，盆地上錯綜着一條一條棕紅色的山巒。庄稼是丰茂的，樹林里結着各色果实。村庄边流着亮晶晶的河流。在屯留縣附近，盆地中的一片小小盆地上，分佈着四五个村落；站在那一个村落边上，都能看到周圍旁的村落，給靜靜的樹林包裹着。四面是山崗，……几个村落之外，由一條黃土的山溝進去，漸漸上升到佈滿蒼松和杉樹的山上，十分幽靜，——順着一條綠陰陰的小路，到一所院前，那門額上寫着漳川學校字樣，……”

我緊接着簡述左权同志印象之後，寫了這一段環

境，是不是为了冲淡一下心情呢，假如能冲淡一些，我想也好。实际，我只是想到他，不免想到他生活过，工作过，保衛过的地方而已。

就在这里面：左权同志住在朱总司令隔壁的一間房里，房子是狹長的，光綫並不太好，牆壁上掛滿地圖。

在这掌握半个中國战場的八路軍总指揮部里，左权同志的的确确是最繁忙的人。除了重大的事由朱德、彭德怀同志决定之外，一般工作都是他处理。在他的工作崗位——參謀長——上說，他是最適當不过了。我想这是由于一生的軍事工作，培养鍛鍊出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和他的革命工作溶为一体，就是性格上也有着工作磨鍊出来的顯著的特点；左权同志的細心，負責，經常的積極性，沉着，理智，再加上他的軍事理論修养，作战經驗，指揮能力，是我們部隊參謀工作中不可多得的人才。

我知道，总司令部作战科，工作是最緊張的，——是八路軍作战的神經中樞，在那里面工作的同志，可以說都是左权同志的助手，他們輪流着三天便要值一次夜班，而左权同志是要天天值夜班，在那浩瀚、紛煩的革命事業里，他整年累月的沒有休息过。我除了偶然看到他为了开会，从总司令部走到政治部去；在吃过晚飯到黃昏之間，出現在網球場上打打球，那更是很稀罕的事情；我总看見他在忙碌着，每天一直办公到夜深，情

况緊張时候，要到十二点鐘，才算处理完畢这一天的工作——他得到戰場上全部情况的电报，然后發下电报去部署，指示，这是整个战争的呼吸与脈搏——他回到屋里，并不被疲乏所压倒，他还要在这深夜搖搖的燭影下，讀書兩小时。就这样，在白天，我也从未看見过他的臉上露过一絲疲乏或松懈的神情呵。

几日前我听他夫人說：今年春天，他由前方帶回來的信上还講到，一年之計在于春，現在春天快完了，我的工作与學習还是没有什么進步。

他是这样的同志，他沉默而謙虛地埋头于工作，——时时感到自己不够。我想愈深入工作的人，愈能客觀的認識自己；是的，为党为羣众，每一个人永远不会感到够的；只有那种革命的旁觀者，个人主义的“英雄”，才会虛張声势，誇張个人力量，为一己而自滿，这种人絲毫沒有布尔什維克的精神的。左权同志是会打漂亮的勝仗的，但，左权同志的特点，不在于他能打一次漂亮的仗，做为布尔什維克的軍事領袖，更重要，是他那經常的積極性——永远任劳任怨，只有党沒有自己；这从左权同志一生的經歷中，就能得到最好的說明。

左权同志是湖南醴陵人，上过中学校，后来就到一個部隊教導隊里去，又入了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后在部隊里当排長連長，后来被派送到苏联去上陸軍大学。

他在這一貫的正規的軍事學習中間，獲得很好的成績。回國，在江西蘇區時，曾做過軍事學校教官。而當黨需要他的時候，他更多的時間，出現在戰鬥的火線上。

他在紅軍一軍團任參謀長，成為林彪同志長時期的親密的戰友。

……大約在一九三一到一九三四的時候，在江西蘇區，紅軍時時刻刻投入在反圍剿的戰爭中間。當蘇區遭受着最大的困難和迫害，一軍團常常在戰爭中進行着主要的戰鬥。它經常在困難當中的最困難之處，接受着重要的復雜的任務；哪一條火線上危急，就調到哪里去。在這頻年累月轉戰中間，不僅表現出左權同志最能勝任，最能忠於職守，而且表現出一個有最好品質的黨員，——他從指揮戰事，發電報，打電話，整天整夜浸沉在戰爭的一切工作里，他要佈置通訊，偵察，準備傷兵運輸，籌劃糧草，總之，從後勤工作，到火線上一槍一彈，每一呼吸，每一發射，無不是他親自去準備而完成的。他的戰友凌霄同志寫的悼詩中有最感動人的一段，就是描寫當時情景的：

白天行軍作戰，

夜間又要計劃周詳，指揮有方，

電話機子成了你枕旁經常的陳設，

電話的鈴聲一夜不知多少次催你醒來，